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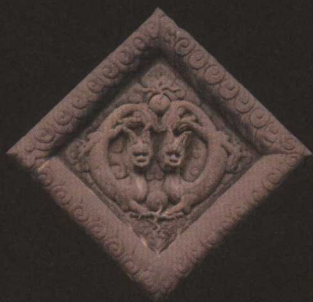
# 武侯祠

| 逆光中的神殿 |

聂作平◎著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这逝去的，不仅是时光，  
还有和时光一同老去的往事。当一切都暗下去的时候，  
我将用象形文字安抚那些骚动的灵魂。

成都时代出版社



武侯祠  
逆光中的神殿

聂作平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侯祠 逆光中的神殿/聂作平著.-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北纬 30 度 发现成都”系列)

ISBN 7-80705-284-8

I 武... II.聂... III.武侯祠-简介 IV.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7445 号

**四川新华出版公司策划经营**

总发行人:王 庆

总 策 划:陈大利

**武侯祠:逆光中的神殿**

---

作 者 聂作平  
出 品 人 郭 平  
图片提供 聂作平 徐 献 梦 兮  
责任编辑 左 驾  
特约编辑 唐海韬  
封面设计 魏 纬  
版式设计 范海荣 叶 茂  
责任校对 伍登富  
出 版 成都时代出版社  
发 行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张 9 字数 120 千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ISBN 7-80705-284-8/K·18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址:成都市庆云南街 19 号 邮政编码 610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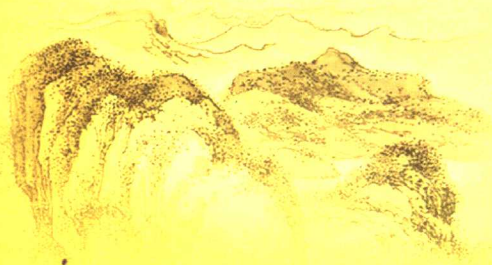
电话:(028)86614619(棋牌类) (028)86619530(综合类)

传真:(028)86619530

四川省版权局举报电话:(028)86636481

## 发现成都 探索成都

北纬30度，一条神秘的纬线。  
在它的两侧，屡屡诞生奇迹，  
饱含着自然和文明的资讯。  
这里有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远古文明，  
最早绽放出人类文明的光彩：  
四大文明古国集结于此，世界五大宗教发源于此。  
这里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和最深的海沟。  
这里有世界上最神奇的埃及金字塔、  
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英格兰的“巨石阵”、  
中国的秦始皇兵马俑……  
在北纬30度，有一座自战国时期以来，未曾迁移，  
也未曾更名的城市：  
守护着它的，是都江堰堰底古老的石牛，  
是三星堆的青铜之光，  
是金沙振翅翱翔的太阳神鸟……  
这座城市的名字亘古不变——



北纬  
30°  
发现成都





## C [目录] CONTENTS

- 3 第一章  
丞相祠堂何处寻
- 23 第二章  
锦官城外柏森森
- 51 第三章  
应阶碧草自春色
- 77 第四章  
隔叶黄鹂空好音
- 93 第五章  
三顾频频天下计
- 115 第六章  
两朝开济老臣心
- 127 第七章  
出师未捷身先死
- 135 第八章  
长使英雄泪满襟



### 聂作平 Nie Zuoping

1969年生于四川富顺。现居成都,从事职业写作。已出版著作 20 部,主要有长篇小说《自由落体》、随笔集《历史的 B 面》《历史的耻部》《画布上的声音》《男和女,我和你》、文学批评《审判余秋雨》等,主编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另著有电视连续剧数十集。部分作品曾在我国港、台出版。

## 第一章 丞相祠堂何处寻

公元 234 年 8 月，秋风遍地，荒凉的陕西岐山五丈原沟谷交错，到处都是起伏的营帐。营帐与营帐之间，杏黄色的汉军大旗猎猎舞动。从山头望过去，秋天已经很深了，收割后的田野一无所有，只有一些灰白的炊烟，小心翼翼地在遥远的平坝上随风飘逝。

阴历八月是一个重要的月份。轮回的四季中，八月意味着炎夏的彻底离去和凉爽秋天的到来，意味着收获，意味着一年的月亮将变得最大、最亮、最圆。然而，有一个人却无法看到隔着金戈铁马的田园生活，也无法看到这一年最美好的月亮了。入夜，散布在沟谷之间的汉军军营一片寂静，轻微的鼾声和偶尔响起的巡逻兵的步伐声以及刁斗声斜插在这片寂静里，恰似一篇冗长的古文，恰到好处地加了一些标点符号。

有一位老人睡不着。这位老人斜靠中军帐内，牛油大烛照亮了无边的黑暗，却无法照亮他日渐黯淡的人生。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带着这支来自两千里之外的益州健儿冲锋陷阵了。他将倒下，永远地倒下。

这位病体垂危的老人就是蜀汉丞相诸葛亮。他没能度过公元 234 年的中秋，没能看到中秋之夜五丈原上圆得出人意表的月亮。秋风中



的月亮升上了天空，诸葛亮闭上了倦怠的双眼——他的确需要永久地休息了。

烛影摇红，围在诸葛亮身边的蜀军高级将领们尽管知道这不是悲痛的时刻，但他们依然无法抵挡内心的波涛。除非是草木，否则没人能够抵挡如此巨大的悲哀和绝望。很多年以后，在中国相距万里的爱琴海边的希腊，一位叫埃利蒂斯的诗人写下了将星陨落、大树飘零的悲壮：

他躺倒在烧焦的斗篷上  
让微风在寂静的头发间流连  
一根无心的嫩枝搭着他的左耳  
他像一所庭园，但鸟儿突然飞走  
他像一支歌曲在黑暗中钳口无言  
当睫毛说着：孩子们，再见  
而惊愕却变成石头一片……

就在蜀军高级将领们守着他们的统帅、他们的相父离开人世时，远在两千里之外的蜀汉首府成都却是一派欢度中秋佳节的祥和。富丽堂皇的皇宫里，漂亮的宫女和勤勉的太监忙着张灯结彩。统治蜀汉这个小王国的最高领袖刘禅——人们习惯把他叫做“刘阿斗”或“后主”——时年二十七岁，正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继其父刘备登上帝位，已经整整十年了。

当诸葛亮病死前线的消息终于通过加急文书的方式从边地传回成都，鼎足而立的三国中最小最弱的蜀汉陷入了全国性的悲痛。令人惊异的是，诸葛亮的遗体并没有从五丈原运回成都，而是葬在了远离成都的定军山。那里是三国鼎立时代最著名的疆场。壮士马革裹尸埋骨疆场，原也是中国古代男儿渴望的终结。



三国争霸的故事成为众多动漫游戏的题材



刘备塑像。这个出身底层的农民建立了他的蜀汉王国。

诸葛亮的去世,标志着一个英雄时代的结束。从东汉末年的天下纷乱到三国鼎立,那是烽烟四起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时代。不论曹操、孙坚、孙策,还是刘备、关羽、张飞,他们尽管各有自己的局限,却无不以其巨大的个人魅力成为响当当的英雄。与上述诸人相比,诸葛亮属于更年轻的一辈,他比刘备小二十岁,比曹操小二十六岁,他是三国英雄人物中最后去世的一个。他的去世,意味着这个“刀光剑影下见忠义仁孝,计谋诡诈中有慈惠宽严”的英雄时代缓缓拉上了帷幕。

从此,纷乱的天下如同一锅煮沸了的粥。

从此,阴谋取代了韬略,卑琐取代了磊落,屠杀取代了对垒,奸诈取代了血性,促狭取代了宽容,三国进入了一个没有英雄的后英雄时代。

我所有关于三国和诸葛亮的知识,最早都来源于那部著名的《三国演义》,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人了解三国和诸葛亮的共同路径。尽管后来我知道,真实的历史河流上,三国和诸葛亮并不尽如《三国演义》的小说家言。与小说家言相比,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人物没法那么潇洒自如,他们也需要用流血和智慧才能开拓自己的事业,而不是羽扇纶巾的谈笑间就能轻松打败敌人。

把祖先的创业描述得轻松而潇洒,那是后代小说家们的浪漫想象,只有相对贴近真相的史书为我们记录了祖先们深深浅浅的足迹。这些史书中,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同列为前四史的《三国志》是最优秀者之一,也是关于三国、关于蜀汉、关于诸葛亮的最可信的史乘。

南充市有一座著名的万卷楼,所纪念的就是《三国志》作者陈寿。诸葛亮病死五丈原的前一年,陈寿出世。他曾经在蜀汉做过官,一直生活到蜀汉灭亡以后,蜀汉的许多大事他都是亲历者。当代人写当代史,在向来有秉笔直书传统的古代中国,陈寿的记载便具备了相当的可信度。陈寿的父亲曾经在诸葛亮手下任过职,并因工作过失遭到过诸葛

亮的处分。从私人角度来说，陈寿对诸葛亮可能怀有私怨。但即便如此，他在《三国志》中仍对诸葛亮做出了符合史实的高度评价：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罪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诸葛亮鞠躬尽瘁，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身份病死异乡那一年，距刘备去世已经十一个年头了。十一年前，远离成都的永安行宫，气息奄奄的刘备含泪向诸葛亮托孤。其时，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刘备的意思似乎是说，如果他的继任者、儿子刘禅不能胜任蜀汉之君，那么诸葛亮可以自立为帝。然而，对一生抱着忠、孝、节、义信念的诸葛亮而言，哪怕要辅佐的新君是个白痴，他也不可能真的自立为帝。他的身份和性格决定了他将永远是辛勤的臣子，而不可能是君主。

果然，听了刘备这番话，诸葛亮“汗流满面，手足无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年幼无能的刘禅登基后，对诸葛亮一直“父事之”，恭敬地称诸葛亮为相父，而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谆谆教诲，与其说是一个尽职的臣子在忠心耿耿地劝勉君王，不如说更像一位远行的父亲在叮嘱还不太懂事的儿子。

先帝之遺言而  
者謂高祖付  
身適疲於而又  
於東兵法之象  
進趨也  
陳其車如古直

《出师表》局部



《出师表》占据了武侯祠里的一面墙

刘备死后，诸葛亮成为蜀汉王国里里外外总当家，刘阿斗是不成才的，他对诸葛亮这位相父除了敬畏便是依赖。刘阿斗本身全无能治理天下——诸葛亮总理国事时，大概也没有多少机会让他治理天下，实质上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名誉性的国家元首。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朝代如果君主年幼，其手下必然就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顾命大臣事实上掌握国家政权，这些顾命大臣，乃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政出其门，法出其手，他们往往已达到了能废立君主的地步。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因心怀异志或是时势使然而凌驾于君主之上，或成了旧王朝的掘墓人，或成了幼主成年后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绊脚石。但诸葛亮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例外：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于他，他是理所当然的顾命重臣，但他恐怕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废了阿斗自立或另立；刘阿斗恐怕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设计铲除这位相父。应该说，他和刘阿斗之间的关系要比古往今来众多幼主和重臣之间的关系亲密得多，也和谐得多。

但是，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猜测，对于身边有这么一个严肃到了刻板程度的相父，刘阿斗当然只能恪守父亲临终的嘱托：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要说不敢穷奢极欲地过把帝王瘾，恐怕就连花天酒地一场也担心挨相父的批评。刘禅本无人君的素质与志向，从他后来的乐不思蜀更可以判断出这家伙是喜欢纵情于犬马声色的，但在诸葛亮去世之前，我们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刘禅作恶的证据。而诸葛亮刚一死，刘禅就看上了某位大臣的妻子，并以皇后召见的名义把这女子骗进宫去，“天地一家春”也。总之，当诸葛亮这位伟大的相父去世后，刘禅人性中的恶如同地下的岩浆遇到了断层，终于喷涌而出。

三国之中，蜀汉原本最弱，到这时更是雪上加霜。此外，我们也可据上面的原因进一步猜测：其实刘禅一直希望诸葛相父早日归天，以便能尽早得享帝王之乐。诚如是，当诸葛亮出师北伐死于军中的消息



传到成都时，后主刘禅一边假惺惺地抹着眼泪，一边却在想：妈妈的，老子总算是熬出头了。

这种猜测并非毫无理由，我们可以从诸葛亮死后的一个细节看出刘禅对诸葛亮的态度。《三国志》引《襄阳记》称，诸葛亮死后，蜀人怀其德而请求朝廷为他立庙，但刘禅却以礼秩不合坚决不同意，于是百姓只好在成都平原的阡陌间祭祀这位贤相。不久，又有言官向刘禅建议，即使不在全蜀为诸葛亮立庙，那也该在成都立一庙，但刘禅还是不同意。步兵校尉习隆和中书郎向充等人再次上表，认为“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古人如此，而当代则是“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小善小德也立庙，诸葛亮劳苦功高反不得立庙，这难道不说明刘禅对相父的态度有着某种耐人寻味的暧昧吗？这两位上表者也很聪明，他们可能体察到了刘禅的这种心态，因此表折中劝刘禅为诸葛亮立庙，并不强调诸葛亮治国之功，而是说立了庙可以“尽顺民心”。这样，刘禅总算疙疙瘩瘩地同意了。多年以后，当杜甫来到成都时，犹自感叹：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那座刘禅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给相父诸葛亮修建的庙宇并不在成都，而是远在沔阳。沔阳即今天的陕西勉县。三国时代，这座位于汉中腹地的古城是蜀汉的前方。既然是供人民纪念已故丞相的庙宇，按理该建在人烟稠密的首都成都，但刘禅只同意在人烟稀少的边境建庙，这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说明了刘禅内心对诸葛亮的不满。

正是刘禅的这种不满，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状：全国虽然有多处纪念诸葛亮的庙宇——它们基本上都叫做“武侯祠”，但修建最早的却是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陕西勉县武侯祠。

辩证地看，刘禅下令在勉县为诸葛亮立庙，也有他说得过去之处，那就是这里靠近诸葛亮的墓地，近墓立庙，似乎也是一条正当的理由。